晋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第一四八七號　原名：抗戰日報
社址：山西興縣

批發

一、本[illegible]新華書店或各[illegible]批發，並享受八折優待。二、[illegible]學校、部隊、工廠、商店等均可[illegible]（介紹）及團體之證明[illegible]

本報發行科 六月十日

尋騾啟事

敝部於六月七日晚，遺失五歲口黑紅色之騾子一頭，身恰比驢大些（母騾），望有攔阻或知其方向者，通知本部。

趙家川口衛生部

王茂恆表弟：

（小名綱寶）現年三十歲，臨汾人，於四二年時在我八分區司令部警衛連，四四年後，再無音信，見報請速來信，並捎家中去信，我現在興縣晉綏分局黨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告知。

樊耀先

尋王文周

胞弟（奶名二禿則）抗戰後，聽說你到延安學習，十年沒有音信，如有希見報後馬上來信告知家中。如有知其下落者請函告，不勝感謝。來信寄中陽縣政府民教科轉即可。

張致遠

安東省省會

安東市重歸人民懷抱

營口以南攻克蓋平

熱河境內收復建平

（新華社遼東十二日急電）安瀋前綫民主聯軍，於十日以五小時激戰，完全收復安東省省會安東市，殲偽敵二百餘，俘敵第二師團長以下六百餘，繳獲迫擊砲八門、重機槍十餘挺、滿載軍用品之火車三列及其他物資無算。又沿安瀋綫向北挺進之民主聯軍，於十日佔領本溪以南百里之連山關及下馬塘兩重要車站，守敵聞風向北逃竄。至此，安東至鳳城、連山關、下馬塘之安瀋綫三百六十餘里，完全爲民主聯軍控制，使安東地區與遼南地區聯成一片。按安東市係於去年十月二十四日爲蔣軍侵佔，迄今未及八個月，重獲解放。

（新華社遼東十二日急電）遼南前綫民主聯軍一部於十日十時，以神速動作，攻克中長路南段之蓋平縣城（營口南約六十里）。戰鬥經兩小時結束，守城蔣軍重編之二十五師兩個連及保安隊一部被殲，殘敵狼狽逃竄。

（新華社冀察熱遼十二日急電）熱河人民解放軍某部收復赤峯與寧城後，繼續追擊殘敵，於八日收復熱中蔣軍重要據點建平縣城及葉（柏壽）赤（峯）綫上之天義車站，守敵九十三軍[illegible]八師一部向南逃竄。按建平、天義均係去年十月蔣軍攻赤峯前後被侵佔者。

（新華社遼東十三日電）安瀋前綫民主聯軍於七日收復寬甸之役，戰果初步統計：生俘蔣匪保安十一支隊五百餘人，內有該支隊政治部主任一名及營長二名，繳獲輕重機槍四挺、六零砲四門、步槍三百餘支、大車六十餘輛。

行署機關全部停止工作

三百餘人幫群衆搶種

司令部和公安總局亦連日派出大批人工

（本報訊）雨後行署於十一日全部暫時停止工作，出動三百五十六人，分赴各村幫助群衆進行突擊搶種，並抽出六個幹部分往各區各縣，檢查防旱備荒工作。按該署辦公室同志，曾於六日召集各單位負責同志，會報檢查防旱備荒工作中的問題，發現大部份幹部、雜務人員對旱災嚴重性認識太差，不關心群衆痛苦，對機關號召多種南瓜，也僅是湊數目應付。爲此，七日召開防旱備荒緊急動員大會，武副主任於會上講話（見二版另條）中，尖銳批評了防旱備荒中的麻痺思想，號召認眞組織起來，以實際行動與荒旱作鬥爭，在雨後幫助群衆搶種。會後，各單位即進入防旱備荒熱潮中，合組成六個大隊，大隊下分五、六個小組不等，共三百六十五人，並選出三人作總的領導，分配到城關附近二十來個村及北山上五個村子，進行調查，以便幫助各該村貧苦群衆搶種。政幹校於八九兩日每天出動百餘人，幫助石盤咀群衆搶種，十日雨後各隊緊張準備後，於次日，六個大隊即全部出動，

丁。又據機關本身生產方面，據初步估計，已增種南瓜一倍。八、九兩日各單位普遍檢查了生產情況，南瓜提苗者四千八百二十窩，未提苗者一千二百六十餘窩，佔總數百分之二十，以糧食局、高院、郵政管理局較好，平均每人三十窩以上，豆角、白菜等種一千五百餘畦，共計農業生產一千〇三十八畦。檢查中還發現許多同志對生產工作採取應付態度，甚至還有人未種，經過檢查後，已由各單位執行糾正，進行增種或補種。

緊急動員大會上，辛處長宣佈了經大家同意的節約制度：糧食減爲一斤，公雜費減半，保健費日用品停發，取消機關合作社優待各灶的辦法，家屬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參加生產，騾馬料減爲四斤。

（本報訊）司令部親規定每人三百斤菜的生產任務，現每人已種南瓜六十苗，並增種其他菜蔬。爲援，連日並幫助群衆搶種，除幫助駐村二十九戶外，還要幫助距五六里地某村群衆搶種，規定每人幫助群衆一個工，十一日到十二日已幫助二十六個人工，兩個畜工，決定五天之內，抽出所有的勞動力幫助群衆搶種。參謀部向處長也親自下地，領導幫助群衆搶種。

（又訊）公安總局同志亦大批出動，幫助群衆搶種。在搶種前夜，即經該地工作團與群衆商妥第二日需要的人工。十一日起，每天黎明時，就有許多老百姓選擇在該局院子裏，領取所需要的人工。十一日到十三日已幫助群衆九十餘個人工，七個牛工。現仍在繼續幫助搶種中。（倘萍）

左雲地方武裝

活捉「黑摸隊」頭子張永勝

綏南我擊斃傅特頭子常虎

（新華社晉綏五日電）左雲武工隊與游擊隊積極活躍，最近戰績計有：（一）捕捉傅偽「黑摸隊」頭子張永勝，繳短槍一支，白洋五十元。（二）上月二十三、四兩日三百餘傅偽竄擾杜家溝，窯圖搶發，我二區武工隊事先開訊，埋伏在窯門口，敵人推搡康勇門時，踏響地雷一顆，當炸傷偽營長以下三名，該敵即倉惶竄回。（三）同月二十三日，敵保警隊七十餘人，於佐家溝包圍我武工隊與游擊隊，但我武工隊游擊隊機智突圍，傷偽死一、傷三，我當地政府特傳令表揚。

（綏南訊）（遲到）綏南地方武裝於五月四日拂曉，以神速行動，拉隊奔子敵據點，突入豐鎮二郎木廟，敵常虎部倉惶應戰，負隅頑抗，但我軍奮勇直闖，高呼「爲張區長復仇」，每個戰士均勇氣百倍，遂在十五分鐘內，將敵全部殲滅，計擊斃特務頭子常虎以下二十餘人，繳長短槍廿支，子彈數百發，並解放傅匪強抓之壯丁百餘。當地人民因大害已除，沿村奔走歡呼：「從下咱可安心生產了，張區長的仇也報了！」按：豐鎮一區區長張廣濟不幸於日前光榮犧牲。廣濟同志在抗日戰爭中，即在豐鎮、涼城堅持工作，去秋豐鎮城被傅軍侵佔後，即轉入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經常領導一支堅強武工隊活動於城郊，去冬曾摧毀距豐鎮城半里之二道河傅偽鄉政權，今春又兩次襲擊傅偽新安莊鄉公所，使城附近之敵偽人員驚慌異常。

五寨駐地機關幫助群衆搶種

百餘幹部戰士出動

機關精簡節約繼續進行中

（二分區訊）五寨於本月九、十兩日，普降喜雨三寸許，已接上底墒。專署於十日下午雨未停之際，召集分區和縣級各機關、學校、部隊五百餘人，進行幫助貧苦群衆突擊搶種的動員大會，當場決定機關部隊暫停內務次要工作一禮拜到十天，若到期任務未完成，尚可繼續幫助。對五寨最貧困的許林、三岔、六個行政村，決抽調二十七個幹部前往該地區幫助群衆搶種。在城關參加土地改革的幹部，以區爲單位，抽出人畜力分頭幫助。十一日就有一百一十六個幹部、戰士和三十三頭牲畜，全部出動，給群衆搶種。

（又訊）此間雨後繼續貫徹防旱備荒，開展生產節約運動。各機關工作人員普遍爲種三十苗南瓜而努力，並實行互助變工，留機關同志幫助參加土改工作團和下鄉突擊搶種的同志以及病號完成生產任務。伙食上每天每人減到一斤小米，精簡各機關人員、牲畜亦在繼續執行中。對事處已將騾除兩個同志送往部隊，兩匹騾馬已交處置機關。（倘武、王充）

岢嵐城關群衆搶種

五百垧地已種下百餘垧

（岢嵐訊）城關群衆雨後搶種，據七個閭的不完全統計：雨前膳苗及保本來種上之地共五百餘垧，現已種上百餘垧，其餘約三天內即可全部種完。又：全城缺七個閭群衆小日月種籽，已大部獲得解決，從五寨買回之小青糜籽六石三斗及各機關兌換之小青糜籽八石三斗，均已分發到群衆手中。另外，從城內商人中買到莜麥四石，蕎麥三石，正設法購買中。（廷樂、有德）

簡訊

後方醫院護士耕在劉林院長領導下，上山挖白土，給傷病員泥鋪腳房，把病房刷的光亮亮的，而且沒有臭虫，傷病員很高興。（鄭樂民）

忻八區千餘群衆

痛悼劉二眼同志

（新華社雁門十日電）忻八區千餘群衆於五月三十日集會追悼堅持對敵鬥爭的優秀共產黨員劉二眼同志。劉同志今年三十二歲，是該區莊磨鎮人，家境貧窮，從小受苦，受盡地主的欺壓。去年秋天該鎮解放後，他就担任了農會秘書，並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向地主進行了清算鬥爭。後閻匪重犯忻北時，破壞了幾個村的農會，並沒收了他的家產，更增加了他的復仇怒火，他繼續積極工作，今年提拔爲村指導員，五月二十六日，在粉碎閻偽「水漫式」的進攻中，不幸被反動地主曹俊賢勾敵被俘，在酷刑下從容就義。當日下午敵人撤走後，男女群衆急忙趕回，爲劉二眼同志換衣服，洗血身，抬棺木，安置入殮。同時募集了價二百萬元本幣的糧食及現金等，慰問該濟劉同志六十多歲的老母親，留下土地亦由群衆代耕。追悼會上，大家悲憤地說：「地主的心眞辣，咱們要替他報仇！」（周明）

閻偽派出大批特務

潛入我區進行破壞

（八分區訊）據某地捕獲的閻特宋某供稱：閻錫山特務機關太原「特幹訓隊」及「特三訓隊」近來派出大批特務，潛入我區進行破壞活動。該奸匪即係於受訓後，派到某地與閻偽「宣慰組」聯絡途中爲我扣押。我邊區軍民應隨時注意。（鍾文希）

代縣城關徵收營業稅中
竟放鬆大商抓緊小商
奸商趁機轉移物資假造單據活動集體抗交

（新華社雁門十二日電）代縣城關市徵收營業稅中，領導上對奸商的投機破壞缺乏警惕性，以爲「買賣大好徵收」，交徵關也很寬容；而對小商則抓的很緊。因此，大商奸商趁此時機，轉移物資，假造單據，放出「過重」空氣，組織製藥店、隆德順等逃避徵收，而領導上卻麻木不仁，反而對稅收政策懷疑起來，及至發現大奸商源記號等的破壞行爲時，已造成大商集體拒交惡果，以致大商的稅款仍有百分之二八點六未收起。在徵收營業稅中，物價曾一度下降，本幣亦大爲提高，但貿易機關沒注意掌握，又讓奸商鑽了空子。奸商張藎溪會從本幣較低之崞武買回四百萬票子；奸商恆錦德號更利用發給農民之轉運證購買貨物外運；加上某些公商提高價格，大批搶購貨物（該縣縣府秘書安全還曾買了一百八十萬元的赤糖、洋火），以致本幣再跌，物價又猛烈回漲，逃交營業稅之奸商，便大批拋售存貨並以貨交稅。（江濤）

三百八十斤義倉糧
貸給十二家貧苦群衆
河曲寨上村組織群衆生產

（河曲訊）三區寨上村工作組幫助村幹部解決群衆生產困難。該村有十五戶貧苦群衆，生產困難很多，如張明河、張四四今春貸的口糧、籽種都吃了；貧農張大毛且在川底租下的二畝水地，因困難沒徹底解決，只得下煤窰掏炭，結果二畝水地都荒了苗。村裏的織布機，因沒棉花停頓。這次工作組到該村複查土地，發現群衆這些困難，首先在村幹部中進行了對生產放鬆了領導的檢討，隨即決定先把幾年來放的三百八十斤義倉糧收起，貸給十二戶貧苦群衆，又幫他們到貿易局借了二十四斤棉花，給村裏婦女協紡織，給張大毛且等預支了八百斤龍骨，解決了口糧。組織起十六七人突擊掏龍骨，張鐵、張鐵小等拉犁耕地。（劉林）

巫家灘村主任魏候梓
鬧迷信放棄工作
對當前防旱備荒起了破壞影響

（興縣訊）五區巫家灘村主任魏候梓（中農）的婆姨，自陰三月初唱上神，神神一直到現在，已一月多了。初唱起時是她一個人，以後又聚集了兩個地主婆姨一塊唱。自從婆姨唱上神神以來，魏候梓完全放下了工作，專在村上給買香買紙，村裏開會也不到。一次有過往軍人要乾草，因忙侍候神神，沒有安頓，叫應出草的也推且等五家地主集中乾草，結果要草的人來取草時沒辦法，就向幾家窮人借出來送到地主家裏，群衆極爲不滿。上級指示的集中公糧工作也給耽誤了，運公糧數字至今未算出來。對目前防旱備荒，非但不管，而且因爲他家鬧迷信，大大受到妨礙。單他家唱神神浪費的錢就有三十萬元，合小米八大斗。村裏群衆受他家唱神神的影響，很多人都去他家送香送紙。他婆姨還說：「這個這村的神神，幹部不信他的神神，一鼻子也下不了雨」，「這村裏要傳人（傳染病）哩，差不多都要死窮」，「誰不信，誰就要死」的神神，這些話對防旱備荒，很起了破壞作用，使許多人生產不安心，怕傳人，怕天下不雨。現在該區村幹部正在設法向群衆宣傳解釋。（曇霖）

（編者按：魏候梓放棄工作，鬧迷信，對當前防旱備荒工作起了破壞作用，應受到嚴格批評與處分。）

交城東葫蘆一帶
發現買賣糧票現象

（交城訊）四區東葫蘆一帶，一些復員軍人以糧票折價用售物品，使機關部隊外出人員積存糧票找到花處。據家社復員軍人梁興奎，以釘鞋及賣紙烟收存糧票二十八斤四兩。油家坪復員軍人陳子銀，一次到康家社梁寶家門口，收買過六斤糧票，係三張三斤的。（獻瑞）

備荒零訊

△晉綏軍幹校討論防旱備荒，決定「打麻雀戰」種地，無論戰士幹部每人交公五十斤菜，伙房按人數下米，取消撈鍋巴，鍋巴晒乾保存起來，洗臉水，飯後洗鍋水不再用，糊燈油炸魚吃、鞋襪不完實換等浪費行爲。（李剛熙）

△神池二區虎鼻村某部留守處過去吃粮吃油不過斗秤，外來人員吃飯亦不收糧票，洋火放在桌子上不對隔過月用了六、七包，桌椅、紡車大批弄壞，最近開防旱備荒會，經檢討後，決定：（一）每天每人節約三兩米，準備吃稀飯、炒麵，吃東西過斗秤；（二）用養人員節約二兩，外來人員一定要收糧票；（三）點燈油五錢減爲三錢；（四）利用時間組織打紡織生產。（幸之）

河曲寺墕村土地複查中
婦女清算地主老婆
清算委員會也有婦女代表參加

（河曲訊）三區寺墕村土地複查中，婦女們除積極的參加了一般清算，更單獨鬥爭地主老婆張寅氏，獲得勝利。當村中開始清算張寅氏時，男人們因受她的哄扮刷個少，又因爲生產忙，鬥得不起勁，地主老婆也乘機裝死狗，部份農民提出「歇手」的意見，說「鬥爭地主是男人的事」，「與女人無關」，但婦女們不讓，全村八十餘婦女老小就開會向她展開鬥爭，會上有揭發她挑撥夫婦關係，使家庭失和的；有說她打罵婦女的；有說她騙詐婦女土地和錢財的。地主老婆在婦女面前屈膝低頭，鬥爭會是勝利了。婦女們的力量和活動，打破了群衆思想上輕視婦女的傳說，在七人組成的清算委員會中，也有婦女代表參加。在討論地主財產時，婦女們發表了很多好意見，如色令娥提出地主實行假分散：「現在再不讓他抖威風了，要把他的地和房院都拿出來」。對地主張瑜，大家也要把他的財產全部沒收，再給他二垧壞地，給他糧，要他嚐嚐窮苦人的生活。最後大家同意王二女的意見，把地主的窯洞和房院，拿給少房沒院的貧苦群衆住。（張秀熙）

岢嵐寨山溝地主裴世世
強奪農民分得土地
裴某父子打兇後潛逃，現已被捕

（岢嵐訊）本縣二區寨山溝四月中旬所發生之地主強奪農民分到的土地，並毆打張紅牛案，兇犯裴世世頃已捕獲，其父主犯裴三小子仍在潛逃，縣府正派人追捕中。裴三小子是寨山溝有名的惡霸地主，一向行兇作惡，外號叫「三花臉」。去冬土地改革中，其天堂塬十六垧好地，經群衆評議由張紅牛分得，今春裴三小子竟將地霸佔耕種，張紅牛干涉時，裴父子二人即破口大罵，並用鐮刀把張紅牛頭部背部均受重傷，當即昏倒在地。裴三小子父子二人於行兇後，畏罪潛逃，經政府四處追拿，現裴世世已被捕，其父仍在逃，一俟捕獲後，一併交群衆處理。張紅牛重傷後，政府當即派幹部前往慰問、照顧，已將裴三小子家中存糧拿出一石多負擔醫藥費，不能耕種之地亦僱人代其耕種中。（承命）

寧武南溝子小隊長
動員群衆給地主開荒
村公所決定土地產糧全歸開荒人

（寧武訊）四區南溝子村小隊長武六后，動員群衆給地主滿金科倫開荒。滿金科是析縣實識村的地主，被群衆鬥爭後，潛逃到南溝子村，與武六后是內親，武便動員本村及圪塄溝村（相距一里）男女二十餘人（借天主教的）開荒三天，入籽（莜麥）五斗。該村公所發覺後，討論決定播籽不讓地主，秋後土地產糧全歸開荒的群衆。（玉柱）

武副主任號召機關人員
大力生產爭取不荒地
要認真節約糧食保存糧食

（本報訊）七日行署防旱備荒緊急動員大會上，武副主任講話，首先指出行署機關防旱備荒作的很差，還是與群衆的關係問題，是關心群衆利益的問題，是群衆觀念問題。領導上佈置了沒有檢查，是群衆觀點不強，但是大家也應檢查一下。武副主任說：群衆說旱災來了，大家都要餓，這就是群衆中的群衆觀念，是階級的同情心，他們了解問題是現實的，深深感到旱災的嚴重，現在群衆對這個災荒，他們着急得很，鍋子、豬都賣不起了，價錢便宜了，牛也賣不起，也在賣，問題是十分嚴重。因爲問題嚴重，分局、司令員都很重視，所以決定各個工作部門首先要進行防旱備荒工作，因爲土地不能吃，不搞防旱備荒，有了土地有什麼用處呢？所以防旱備荒是當前最重要的任務。大家可以想一想，過去是怎樣想法的？口說群衆觀念，一到實際問題上就不是了。有的同志說年年防旱備荒是老一套，不知道今年旱災的嚴重，比往年大大不同了；你以爲是老一套，叫了一陣就不叫了，但是不給吃行不行呢？假如不是供給制，而是拿錢給你過日子，你就會感到糧價飛漲的切痛了。我看好多人認爲吃公糧吃慣了，有的人甚至說：「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這是很錯誤的。有的人想打出去，我們這裏是解放區，還有什麼困難，將困難拋在區裏，還會有什麼困難呢？你沒聽到蔣管區餓死人，學生拿着……嗎？我們不是被收復的，那裏受過這樣的災荒呢？老百姓不是餓死的嗎？即使打出去有糧食吧，割得餓肚子嗎？老百姓怎麼辦呢？有的人思想上就不想這一點，但是問題是很現實的，現實是要我們自己動手生產，問題要從幫助老百姓生產出發，自己動手，才是根本。只要我們自己勞動起來，我們全機關人員就是一支很大的生產軍，過去防旱備荒沒有自己動手，依靠群衆的思想。因此生產、節約以及一切工作都應從現實出發，從群衆出發。現在有些機關已經動手幫助群衆生產，我們仍沒有作，這就是思想不通或認識不一致的問題。防旱備荒是有關全邊區人民生死的問題，事實是如此，我們的認識和行動一致。武副主任接着指出：防旱備荒工作，主要從生產上想辦法，大家種南瓜，種南瓜可以頂一半糧食，同時，的確能幫助群衆種地，爭取不荒一畝地，這就是重要的，抽不了的地，可以組織生產隊去種。

我們沒應切實進行檢查，究竟行動的怎樣了？我們應爲不餓死或少餓死人而鬥爭！最後，武副主任號召大家節約糧食。節約首先要多節約糧食。節約下來的東西，現在不要吃掉，因爲糧食吃光了的時候又怎麼辦？所以節約糧食是第一大事，其他各種節約也應大大提倡。在手續制度上也可以廢除、簡化，節約文完應要取消，一切都應根據我們的條件出發，過去有的處，搞了一大堆，好像不這樣就不允許的，過去好多事情的搞法是不看現實條件，現在一切應根據現實來作，小學應停止，教師動員學生回家生產，把學生回家生產、備荒去，號召大家，把生產當成中心任務，其他工作隨時論別的。

短評
嚴禁買賣糧票行爲

五月三十一日本報刊登發表了三位讀者從不同地區寄來的意見，批評某些人員任意將糧票給旁人的事件，今天又發現交城個別復員軍人收買糧票的，看起來，這種非法行爲不是個別的現象了。

今天是防旱備荒的年間，糧食工作比何時候都來的重要，決不允許某些人去貪污，那末，其他的人就有機會發生……的危險。因此糧票問題，有提起各級機關注意的必要。首先一點是教育各級幹部，糧票就是糧食，貪污糧票就是貪污糧食，浪費糧票就是浪費糧食。要使各級人員認識糧票是革命同志的血汗，在平常時候不應浪費，在防旱備荒中更不應浪費，而且也是違犯政府法令與革命紀律的。第二，必須嚴格檢查制度，負責發糧票的人，在出差人員歸來時，應檢查他是否有剩餘糧票，有的話負責收回。下級機關（特別是村政權）招待過往人員交回糧票時，要看群衆是否有收到糧票，要查明是否在正當時，不准收買下的糧票；不准領給糧食；發現公開或秘密買賣糧票的人（如交城復員軍人等），要受到批評處分。

糧食工作是當前頂重要的事情，杜絕漏洞，不准任何人浪費一顆糧！對任何貪污的行爲，人人應負起監督與檢舉之責。

察北商都西北部 游擊根據地日益強大

（新華社晉察冀十二日電）孤懸敵後的察北商都西北部游擊根據地日益強大。該區從去秋蔣傅侵佔後，即與上級失掉聯系，但全體黨政軍民幹部在萬分艱苦的環境中，英勇頑強地堅持游擊戰爭，控制了察北商都西北部廣大地區，與晉綏之興和、陶林、集寧已連成一片。該地區東西長達四百餘里，南北寬約百餘里，許多軍事要點如商都之格化司台、卯都、也蘇陵、陶林、集寧之土木爾台、紅格爾圖等，仍在該區解放軍長期控制中，傅（作義）匪不斷「掃蕩」、「清剿」，均遭粉碎。敵在商都北部的所有據點，均被拔除，商都縣城北門也已堵死，因此城內傅匪極度恐慌，化德、集寧、陶林敵人，也據縮於少數據點。由於我軍的英勇堅持，廣大羣眾鬥爭情緒極爲高漲，各階層人民反對蔣傅的統一戰線已開始形成，人民翻身自動要求參軍，民主政府的法令及各項政策，暢通無阻。在該區堅持工作的鬥爭同志，已成爲當地羣眾的領袖。其中所有地方幹部，經過五個月來的鍛鍊，幾乎都更加堅強，他們目前正領導人民武裝保衛春耕與土地改革，發動廣大農民堅持鬥爭。

津報評論 學生運動無停止徵象

停止罷課是反內戰運動另一新的開始

（新華社陝北十二日電）據天津訊：此間報界認爲部份學校開始停止罷課，乃是反內戰人民運動另一新的開始。大公報昨天社評稱：各校雖復課，但學生運動仍無終止徵象。該報指出各地因新的慘案而持續罷課，即可能「一年來一」的運動，對此舊代表人民之第三勢力及城外廣大農村，傳到農民手中，破獲運動，並直接宣告市民，大批宣告市民傳單，衝破憲警封鎖，得衝破封鎖。

統一優待榮軍工作領導 華東成立榮軍管委會

（新華社山東九日電）中共中央華東局、新四軍軍部、山東省政府及蘇皖邊區政府爲統一華東地區優待榮軍工作的領導，特成立華東榮軍管理委員會，由張副軍長爲主任委員，蘇皖邊府民政廳孟廳長、東波分任正副主任委員。上月十六日首次會議，決定建立華東榮管總局，並於各軍區、專署、縣區政府分設榮委會、分會、榮管分局等各級機構，專管榮軍工作，並在各軍區建立榮軍學校，教育及改善榮軍生活，加強榮軍工作，規定榮軍的事門殷給優待金，幫助他們安家立業，建立中農以上的經濟基礎。

蘇北東海大隊 攻入蔣偽兩據點

（新華社華中十二日電）蘇北東海大隊配合民兵，向安峯山以西僞行反攻，五日拂曉，一舉攻入蒲圩、王圩兩土著偽中心據點，俘蔣記三鄉聯防主任李九以下二百五十九名，繳長短槍一百零三支，子彈二千四百二十五發、自行車兩輛，其他軍用物資一部。

揭露國民黨統治下沒有自由 指責美帝援蔣行兇 聯總人員范爾柯納

（新華社陝北十日電）塔斯社紐約訊：此間下午報載，最近自中國返美之聯總工作人員都格拉斯·范爾柯納，在紐約援華委員會會議上，陳述中國國民黨壓制一切的自由。他說：美國再行援蔣，將違反中國人民的利益和自由民主的原則。他宣稱：人民自由在今天的中國是不存在的，在他留駐上海期間，曾有三千二百人失踪，既沒有經過審訊，也沒經過正式的控訴。范爾柯納繼稱：由美國飛機美國訓練出航空員，和美國軍火組成之國民黨空軍，主要的是轟炸及掃射中國平民，這種行動，已經在中國人民中激起對於美國的深刻的憤恨，他們認爲國民黨的空軍就是美國空軍。

蔣介石的悲鳴與掙扎

——關於蔣介石「剿匪戰役之檢討」

華東人民解放軍參謀長 陳士榘

沂蒙山區孟良崮殲滅蔣軍七十四師戰役中，華東人民解放軍繳獲到一本鉛印的「絕密」的小冊子，名爲「剿共戰役之檢討」，原來是蔣介石今年二月十九日在某地軍事會議上對進攻解放區失敗所作的檢討和總結。蔣介石在這個小冊子裏面，赤裸裸地承認了蔣軍屢次慘敗，而悲鳴道「如不急圖補救，將來何堪設想」，因此，他提出了企圖挽回他軍事失敗的「補救」辦法。於此可見解放軍的不斷勝利，給予蔣介石的打擊，是何等的沉重！

蔣介石首先痛心的承認了蔣軍高級軍官被俘的驚人之多。蔣介石說：「從去年七月到十一月這四個月當中，我們（蔣介石自稱，以下同）團長、旅長、師長等高級軍官被俘之多，實屬驚人，這實在是匪（指解放軍）的長處，而是我們的短處，如不急圖補救，以後「匪軍」便專心設法來俘虜我們高級軍官，那對我們將來的軍事影響，何堪設想。」蔣介石傷痛的悲鳴亦已，可是在這次檢討後一個星期，二月二十六日萊蕪戰役，由魯南路南犯的蔣軍李仙洲、韓濬等高級軍官二十餘名，又被解放軍所俘，四五月間被俘的蔣軍高級軍官，更不斷的大批的增加，實際就照予蔣介石除更加傷心痛足與陳誠哀叫「苦命」（按：此次會議，正是陳誠在徐州叫苦命之時）而外，又有什麼辦法呢？只要蔣介石獨裁賣國反動集團敢於繼續向解放區進犯，大批蔣軍繼續被殲滅，大批的蔣高級軍官繼續被生俘，是可以斷言的。

其次，蔣介石苦心焦思的檢討了失敗的戰略戰術，承認了向攻解放區以來蔣軍整旅不斷的整團、整旅、整師、整軍的被人民解放軍澈底乾淨的殲滅，而著還的影響蔣軍部隊中士氣的低落。蔣介石十分痛心的自供：「最近兩個月來（按指宿北、魯南兩次戰役期間），「國軍」六十九師、二十六師、五十一師之先後遭受重大損失，許多部隊精神上受了「匪軍」的威脅，弄得驚懼過分，草木皆兵，甚至中了「匪軍」的宣傳，明明是「匪軍」已竄出了「城市」，「國軍」還不敢冒進，貽誤時機」。蔣介石圖以斥責部下來鼓勵頹喪的士氣，挽救他軍隊上的不可救藥的敗局，但是不過整天，蔣軍七十三軍、整四十六師（原軍）等部在萊蕪地區又都告全軍覆沒，一個半月以後的二十天內，蔣整編七十二師全軍覆滅於泰安，蔣介石的「御林軍」整編七十四師又在孟良崮遭到澈底乾淨的殲滅。

蔣介石在檢討戰略戰術之後，於無可奈何中，仍強調繼續採取戰略攻勢，戰術守勢的失敗辦法，想用空軍來補救戰略的錯誤，講求陸空軍的協同，並且要在戰術上相互協助作戰，即是說，蔣軍要進攻的地方，都要派空軍去搜索轟炸，在蔣軍被擊潰的時候，空軍要極力協助，營救解圍，掃射轟炸。但是自魯南、萊蕪兩次戰役以來，每當地面上蔣軍被殲滅時，總有空軍在場臨空投送，或者是從空中運輸一批彈藥補給品給人民解放軍。

蔣介石決心不顧人民一切利益，實行黃河堵口，放水淹沒解放區廣大農村，遮斷華東與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聯系。此外，還準備掌握交通線，控制交通要點，借用日寇保護鐵道交通補給線的方法，其計劃：第一步，在鐵道兩側三十里左右，挖掘連續不斷的長壕深溝，築等防禦障礙物；第二步，在鐵道兩側十五里左右，另挖一道封鎖溝。這兩道壕溝的內沿，都要構築防禦工事，準備比抗戰時期日寇所作還要嚴密些，並令徐州、鄭州兩綏靖公署（陸軍總部已撤消）嚴令督促，限三月之內首先完成在隴海、津浦、平漢三條幹線的工事，以後再延伸至各鐵道各主要公路線，分割封鎖遮斷各解放區聯系，實行「囚籠政策」，以保證蔣軍後方補給線之安全，和有條件地向解放區分割封鎖蠶食進攻。其步驟，第一期先佔領交通要點，第二期佔領次要交通要點，逐次緊縮推行。但儘管其計劃如何週到細密，人民總有力量和辦法來粉碎他的計劃，蔣介石總救不了已經註定了的崩潰的命運。

蔣介石在其部隊戰鬥序列編組上，按部隊的性質和任務，分成三種：（1）攻勢部隊——專門擔任進攻任務者；（2）守勢部隊——專門擔任守備據點者；（3）「清剿」部隊——擔任在佔領區內專門對解放區地方武裝和民兵執行「清剿」任務者。按照目前實際情形來看，蔣軍大致已被人民解放軍打破其攻勢，攻勢部隊或守勢部隊一旦被殲滅其一部或全部，就不得不抽調其守備部隊或「清剿」部隊來補充，維持其攻勢，又不得不從其他戰場抽調部隊，而其守備部隊和「清剿」部隊又被打破的缺口，這種情形是很多的。蔣軍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師被殲以後，特別是使蔣軍攻勢部隊中喪失了賴於掩護的主要骨幹，再企圖組成新的力量，來維持其進攻的態勢，增加其嚴重的困難。

同時，蔣軍因部隊任務之不同，其裝備亦採取重點主義，一切運輸工具——尤其是汽車、通訊工具、醫藥、器材、砲兵、以及探照燈、活動鐵絲網等都要優先配備攻勢部隊，以加強戰力，便於出擊，使非嫡系部隊在此種情形下，裝備補給永遠得不到改善。據被解放軍俘虜的蔣軍看來，許多雜牌部隊裝備補給是遠不及蔣介石嫡系部隊的。

蔣介石的每一攻勢部隊的編成，又分別其任務與性質，以一師爲基幹部隊，其他一師普通師與另一個次要的師，組成一個軍，這個次要的師，就可以保護後方或留守所佔領的地方，使蔣軍不分散主要力量，其他守備部隊和「清剿」部隊的編組，亦分別其性質與任務，混合組成，實行其所謂「重點配備」。

此外，蔣介石就全般局勢和解放區的地形，加強人民解放軍各部隊內部的特點，注意研究。對關內解放區分爲晉南、蘇北、魯中、河北、冀察、晉綏、陝甘寧等六個區，將解放軍分爲賀龍、聶榮臻、陳賡、劉伯承、陳毅等五部。就蔣介石的觀察，以華東解放軍的一部「爲最頑強」，訓練最精，詭計最多，最爲困難」。對上述九部份進行研究，然後選定對目標，每一個解放軍，蔣介石指定一專門將領，組織一個專門的軍，分配專門的任務，加緊訓練，擬定具體方案，研究戰術，以特務的活動，改進業務，爭取人民，加強特務的活動，以維持其軍事上歷次所遭受的慘敗的局勢。

蔣介石除對內部加強法西斯特務控制，維持其頹喪士氣外，並藉口爲共產黨，派往蔣軍當防範的「偵察人員」，而施行恐怖統治，實際是爲了日益迫，遭致打擊後，怕戰、逃戰等所謂「不穩份子」，並且專門佈置了六種特務戰術，來配合軍事進攻：派遣化裝偵探，混入解放區附近，刺探軍情；賄賂及開釋俘虜的解放軍人員，放回解放軍部隊，進行破壞；或利用地方漢奸，搜集情報，進行「宣傳」工作；挑撥，組織；在佔領區組織「保甲」……等等；以施其全面法西斯恐怖統治，來作最後的掙扎。但是不論蔣介石採用何種奸計，總是逃不了最後毀滅的命運！

短論 安東市重獲解放

在我軍主動撤離後不及八個月以後，鴨綠江畔的安東省會安東市，重新回到人民手裏了。

回憶去年十月二十四日我軍撤離該市之時，遼東軍區司令部及安東省府即曾指出：只要軍民團結，必須抗，緊緊依靠人民及農村民主根據地，安東市終必回到人民手中。東北政委會林楓主席號召，準備長期鬥爭，粉碎蔣軍進攻，收復安東及一切失地。由於遼東軍民堅決執行了這些指示，終於在短期內，使蔣軍所踐踏的土地，重新獲得了解放。

我們又回憶到：當去年十月蔣介石杜聿明以四師兵力冒險進犯遼東軍區之時，僅在侵陷我柳河、輯南、通化、寬甸四城之戰中，即損失四千三百多人，在進犯通化之時，甚至付出了二十五師全師的代價。現在一切城市，僅僅在很短時間，節節失守，有的甚至兵不血刃，一槍未發。這就是說，敵人已轉入被動，在這裏，再明顯也沒有地表現出來了。敵人兵力不足的弱點，也充分暴露：在安東、寬甸、鳳城等地的守軍，僅僅是一些僞匪地方保安團隊，不是一觸即潰，就是望風而逃。就是蔣介石的正規軍，也在我軍威脅下，狼狽逃竄。蔣介石的「戰略轉移」，真相就是如此！

現在東南滿我軍攻勢鋒芒已經直逼南滿兩大工礦區本溪之南側，撫順這西，蔣介石在東北的神經中樞瀋陽已經驚恐萬狀。儘管他怎樣、杜聿明之流如何吹牛壯膽，以局已經是無可挽救的了。新華社「東北一年」社論上說得千真萬確：東北蔣軍「在不久的將來，將只能退守屈指可數的幾座孤城」！

「客里空」

本報編輯部

「客里空」是蘇聯著名劇本「前綫」中人物之一，他是一個報紙的戰地特派記者，這個特派記者是個大膽的謊言家和阿諛者。他不願看見祖國戰爭（反對德國法西斯戰爭）中的真正英雄們的生活。他的新聞報導是不忠實於人民的，說他新聞通訊的寫作特點是捕風捉影，憑空捏造，毫不過分。客里空在這個劇中兩次出現過，一次是開幕的時候，一次是末一幕的開始，這裏特將劇本中關於客里空的描寫原文節錄刊登，希望我們的讀者、記者、通訊員、編者都能夠很好的讀一讀。讀過之後，會使我們的眼睛更明亮起來，將會發現我們這裏有許多客里空式的新聞通訊，我們將不但發現不少的客里空，而且有比客里空更壞的人。我們的編者作者應該更加警惕，並勇敢地嚴格檢討與揭露自己不正確的採訪編寫的思想作風，更希望我們每一個讀者都起來監督、負責、大膽的揭發客里空和比客里空更壞的新聞通訊及其作者，在我們的新聞陣營中，肅清客里空。這便是我們轉載這個節錄的用意所在。

這裏先把「前綫」的中心內容簡要的介紹一下，讀起下面的節錄來，會更明確與親切些：

這個劇本，在蘇聯發表於一九四二年九月，即正當德寇攻到斯大林格勒門前的時候，那時，紅軍由防禦轉向進攻的客觀條件已經完全具備，但「只缺乏一樣東西，即充分使用我們祖國供給紅軍的頭等裝備來對付敵人的能力。」（斯大林一九四二年五一命令）使用頭等軍備的人物，即他們有功勞、有忠心、有勇敢，但是沒有使用頭等軍備的能力；他們可以力求進步，學到這種能力，但是他們擺老資格，不學習；他們沒有能力又擺老資格，就勢必至於與一些「笨蛋——糊塗蟲，拍馬屁的，會讚賞的，卑鄙的傢伙」結成一氣，來打擊有能力的人。前一種人，就如這個劇本中的主人公，某前綫總指揮戈爾洛夫；後一種人，代替了戈爾洛夫職位的年青的歐格涅夫將軍那樣的人，鈕創的葛蘇達生作前綫，在前綫總指揮部公室裏。在這裏，就擠在戈爾洛夫的無知之下的人，他們比戈爾洛夫是更壞的，戈爾洛夫至少不是一個利己者，不是懦夫，不是吹牛大家的。他們所有的落後性就極集到一塊了。這個劇本針對着這些指揮官，這些落後的人們，予以辛辣而嚴酷的批判，特派記者客里空，也是被辛辣而嚴酷的批判的一個。

第一幕　第一景

××前綫總指揮部公室，壁上有地圖。總指揮戈爾洛夫（下簡稱戈）在地圖旁邊。副官（下簡稱副）上。

副：總指揮同志，前綫報編輯梯希，和特派記者客里空同志請求你接見五分鐘。

戈：讓他們進來。（拉幕，將布幕蓋好地圖。桌後坐下，開始寫字。記者客里空和編輯梯希上。客里空腰間佩着非常大的駁殼槍，胸前掛着「來卡」照像機）。請坐，我馬上就……（握手）。歡迎，拿筆桿子的，有什麼事？

〔笑。梯希（下簡稱梯）和客里空（下簡稱客）起立〕

客：我很榮幸，代表京城報紙編輯部同志向您，前綫總指揮同志，您，勇敢的將領，致熱烈慶祝。我今天接到電話，您得勳章的命令已經登載在我們報紙的第一版上了。他們指定我寫一篇關於你的文章，我非常高興的寫了三百行的樣子。爲了不致有什麼差錯，請告訴我，您是哪一年獲得第一個勳章的？

戈：在一九二〇年。

客：（記下）對。第二個呢？

戈：第二個——在一九二一年。

客：了不起。第三個呢？

戈：在紅軍二十週年紀念日。

客：好極了（寫）第四個呢？

戈：第四個——就是今天。

客：哦，是的。請原諒，請原諒，請你允許我照一個像給京城的報紙。

戈：（微笑）也許用不着吧？

客：不，不。全國人民都應該知道自己傑出的將領們。一分鐘。（對準照像機鏡頭）這樣，不要動。有了，再照一次。倒而。有了。謝謝。請原諒，總指揮同志，電報室今天拒絕傳達我的材料。我一共只傳播文章——一篇是寫戰士英雄們的，另一篇是寫你的。特別請你幫忙。

戈：誰欺負你了？

客：政治委員。說——太長了，要縮短些。但是這樣的材料，難道是可以緊縮的麼？

戈：寫我的那個部份，縮短些也可以的。至於寫戰士們的——那就不行。

客：怎麼也不能縮短，那會來動文章的整個結構的。這是文章的佈局和體裁……的問題。

戈：嗯，好吧好吧。你們拿筆桿子的就會講究什麼結構啦，風格啦？還有，你們說的，什麼文體了，真是莫明一團的事，我們當兵的，簡簡單單。我們說話要直截了當，一是一，二是二。總指揮同志，你很忙咧，我們只要力量做得到，一定幫助的。（按電鈴，副官上）。接赫利朋的電話。

副：赫利朋少將在這裏等！他剛來的。

戈：叫他來。

副：是。（下）

戈：我喜歡你們這一行的人，像你們，只是，你們寫的少，工作完成的少。你不多到火綫上去走走，那兒這樣的材料可……

客：假如能在火綫上生活，那我高興極了。但是，我是這一整個前綫的特派記者，應該留在總指揮部，便於做全面報導。但是請放心，我在這裏得到材料，就把它變現出來。我已經發表過一百〇五篇描寫英雄的文章，對於我，重要的是事實，其餘一切我會創造的。

戈：很好很好。應該多寫一些。〔通訊聯絡處主任赫利朋少將（下簡稱赫）上〕

赫：報告，總指揮同志。

戈：請坐。你爲什麼要欺負新聞記者。

赫：記者同志並沒有來找過我呀。

客：我找過政治委員同志的。

戈：去糾正一下他的腦筋，叫他不要給我欺負報桿子（俄國人常稱或自稱報紙的工作人員爲「報桿子」帶親意）。這事情是需要的。人民應該知道，我們是怎樣打仗的，我們有多少英雄呀？就當了歷史也需要呀。是嗎，五十年後，人民翻開報紙看看，那裏面就像鏡子一樣，看得出來，我們是怎樣打過仗的。這是件大事情。

赫：是，總指揮同志。（向客里空）：請過一點把鐘到我那裏走一趟。

客：謝謝。

戈：假如關於我們的前綫報紙，那裏面就很少看見什麼。編輯同志，工作做得不好啊！

梯：很抱歉，總指揮同志，請允許我向你領教；請你指示，我們要遵命，努力改正！……

戈：是呀！今天就幾乎整個一版是談話。

梯：是關於通訊聯絡的那篇東西嗎？

赫：那裏面是什麼通訊聯絡，你們簡直是胡說八道。我已經報告了總指揮，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見。

梯：總指揮同志，這是我們記者和歐格涅夫軍長的談話呀。

戈：（笑）你以爲，在軍長腦袋裏就不會有糊塗的東西嗎？糾正過多少次他們的腦筋，尤其是歐格涅夫。他是喜歡在天上的雲彩裏過活的，但我們呢——是住在地面上。有多大的本領，就做多大的買賣。

梯：很抱歉，但是在這件事上我認爲……

戈：你認爲什麼？你在軍事上，二乘二等於什麼都不知道。就已經——我認爲……還是什麼亂彈琴了（拿起報紙，看）……

赫：這裏（指着），就說這個地方吧。……

戈：（唸）「他們應當知道，但是不願意了解今天沒有真正的無綫電聯絡，就不能指揮作戰。」胡說，他懂得什麼國內戰爭？我們打敗十四個國家的時候，他還在桌子底下爬哩。戰勝任何敵人，不是靠無綫電通訊聯絡，而是靠英勇，果敢。現在他卻哭起來了。不能指揮作戰。好吧，我們來教訓教訓他。

客：哎呀呀……

赫：這一段，你再想一想看。（唸）：「僅只由於我們個別的指揮官和首長們的落後和頑強，妨礙着把無綫電聯絡提到應有高度。而提高它的一切條件都是具備着的。」

客：哎呀呀……這簡直是批評總指揮。

（略）

戈：敬老資格編輯，是沒有用處的。這種材料他們是不清楚的，歐格涅夫今天會來的。我們問問他。（向梯希）我警告你，假如你要伸出鼻子管閒事，而不好好地描寫戰士英雄們，我們的勇士豪傑們，——那會沒有好結果的。

梯：對不住，總指揮同志，此後我們一定遵命，努力改正！……

戈：你們沒有事了。（梯希和客里空下，但當梯希出門之後客里空又轉身回來）。

客：對不起，總指揮同志我作爲中央報紙的代表，應當寫一篇批評你們前綫報紙的文章。的確，它沒有像你所公平地批評和指示的那樣，用全力去表揚普通戰士英雄們。

戈：那有什麼，批評吧，糾正我們編輯的腦筋。這只會有好處的。

客：遵命。請問我可以走了吧？

戈：去吧。（客里空下）

第三幕（最後一幕）第五景

早晨。前綫總指揮的辦公室。副官上。把裝有冷開水的玻璃瓶放到桌上。取出幾枝鉛筆來，削好。通過打開着的門，看得見它們。特派記者客里空。

客：（走到門口）你想怎麼樣，總指揮快來了吧？

副：不致知道。他整個夜裏都坐在電話室裏。從那裏要回家去。他也該睡一睡啊。

客：也許會到這兒來一下的吧？

副：一切都可能，你等一等吧。

客：唉，多麼可惜，過半點鐘我就要和莫斯科通電話，我應該把關於總指揮的公子英勇犧牲的文章發出去。

副：你發出去就是了。

客：是這麼回事，我的文章的結尾是這樣的。你聽聽。（取出來讀）：「我親眼看見他犧牲了，他，這個傑出的少年，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透過大砲隆隆的轟響，我聽見了他最後的壯烈的幾句話：『轉告我父親，我死去是安心的，我知道，他會向那些血腥的卑鄙者爲我報仇的。』」你懂得，假如現在加上他父親的幾行字，那多好。而且我已經擬好了。（讀）「老將軍知道他的愛子陣亡了，垂下頭來，久坐不動。然後抬起頭來，他眼睛裏沒有眼淚。沒有，我沒看見！他的眼淚被復仇的火焰燒乾了。他堅決地說：我的孩子，安眠吧。我會報仇的。我用老軍人的榮譽發誓。」你懂得，若是我現在來得及加上這幾句，那多麼好。你懂得，那篇文章會多麼漂亮。這是所有的報紙都要羨慕，也要嫉妒的。怎麼辦呢？馬上就要和莫斯科通電話了。你想怎麼樣，假如在電話裏和總指揮商量商量了？

副：在電話裏你怎能看見總指揮的眼睛呢？你卻描寫的那樣逼真。

客：哎呀，我的天呀，假如我只寫我所看見的，那我就不能每天寫文章了。我就一輩子也休想這樣出名了。報館編輯部每天要稿子。讀者對我也習慣了。沒有我客里空的文章，報紙就出不來。所有的報紙都羨慕我們這一家。經常給我們主編說：你很幸福。我們情願拿自己所有的人，所有的通訊員，換你們的客里空一個。

副：是的，你寫的多，我常常讀到，你寫的生動。

客：怎樣辦呢？怎麼給總指揮打電話呢？

副：往那邊打電話不行。

客：（看看錶）我已經會過了的，就把這樣發去，想必總指揮不會反對的。你覺得怎樣了？寫的可有力，對不對？

副：寫的不錯。

客：我跑去發稿。敬禮，敬禮。（下）

× × ×

當前綫軍分會委員，把莫斯科撤戈爾洛夫的前綫總指揮職的命令讀給戈爾洛夫不久之後，電話鈴響了，軍分會委員拿起電話筒來：「喂，你怎麼回事，你是誰？客里空？你就是特派新聞記者……等一等。批評我們前綫報紙發表了論通訊聯絡的文章的就是你……你聽着，和你說話的是前綫軍分會委員蓋達爾。馬上滾你的蛋吧，假如明天在我們前綫地域之內發現你的話，那就會對你不住。」